

#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10  
Issue 1 第十卷第一期

Article 8

January 1949

## 古代成語分析舉例

Jie LIU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)



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劉節(1949)。古代成語分析舉例。《嶺南學報》，10(1)，83-97。檢自：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/vol10/iss1/8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10/iss1/8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 古代成語分析舉例

## 劉 節

我們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謂成語一名的性質。成語多半可以說是諺語，很少是獨立的一個字。但是諺語不一定是成語。所謂成語，又名習慣語。其所以成為一定意義，有他自己的歷程。其語意通常超出於平常字義之上；換而言之，這種語義的起源，已非一般人所能知了。但是這一成語的用法，却是有相當知識的人所共知的。不論諺語或成語，都是一種語言中的語詞。凡是內容豐富的語言，必定有許多語詞；也可以這樣說：語詞越多的這種語言的內容越豐富，越有長久的歷史。諺語沒有僅僅一個字的，中國學者又名之為連綴字，又稱雙聲疊韻字。例如：綱紀，拮据，邂逅，是雙聲字，又如崔嵬，逍遙，扶蘇，是疊韻字，其中也有非雙聲，又非疊韻的。例如：芙蓉，萬萬，翡翠，珊瑚，鳳凰，麒麟。也有既雙聲，又疊韻的同音字。例如：雍容，勺藥，蠟螭，優游，頗頷，豐龍。除此以外，凡是非雙聲，又非疊韻而時常連二字以上並用的，却不能稱為成語，只可稱為專名。如鳳凰，麒麟，之類。王靜安師與友人論成語書中所舉的陟降，無數，要囚，勘芯。王了一先生在中國語文概論中所舉的信宿，信處，信信，以及貽勉，蹉跎，等雙聲疊韻字，都算是成語。其他如其實，信使之例，都不能算是成語。這一類很多；有名詞，形容詞，副詞，介詞，發語詞，種種區別。例如：詩經中屢言‘周道’‘魯道’；又如節南山所謂‘姻亞’，賓之初筵所謂‘康爵’，都只能說是語詞。在文言中這一類語詞多到比中國字的數目還要多得許多。試檢佩文韻府，連綴字典，辭海，辭源，一類書裏面自然可以分出種種詞性來。我們現在先說為什麼諺語不都是成語，這是作者給牠的範圍。

王了一先生把語詞意義的參差分為三類：‘其一：同音辭，字音雖同，字形字義各異。例如，余，餘，與，歛，其二：同形而字義不同。例如：師字有二義，徒字有四

義，巾字有三義。其三：是字義相同，字形字音不同。例如：爾雅開頭一句：初，哉，始，基，肇，祖，元，胎，倣，落，權輿，始也。’這種意義上的參差，便產生一般語詞與成語的分別。比如信宿是成語，再宿只是一種語詞。又如‘始基’可以連用為語詞，而‘權輿’却不能不說是典型的成語了。這樣說來，一定會有人說：是不是越失掉了字面的通用性，而有特殊意義的語辭，纔算是成語呢？對的，確乎是這樣的意思。不過還要補充幾句。凡是典型的成語，不能很容易在字形或字音上看出或聽出意義來。比如權輿，就是好例子。換而言之，一種成語必定在語言文字中歷史很久，其所以函有特種意義的緣故，大半在歷史上有深厚的累積性，要費我們很多力量去分析。從這一部族的成語裏，可以看出這一部族的文化特質。本章所要說的，是這種成語。因為從這種成語裏，可以溯源到這種語言的原始狀態；並且可以從這些成語裏分析出許多社會學上的事實。

**不庭方** 詩經大雅韓奕篇說：‘軫不庭方’。毛公鼎上說：‘率寢不庭方’。這不庭方，或不庭方，是一成語。也可以作**不寧方**。易經比卦卦辭：‘比吉：原筮，元永貞！无咎。不寧方來。後夫凶’！王弼說：‘既親且安，安則不安者託焉。故不寧方所以來。這種解釋，未能把原本的詞意說出來。毛傳說：‘庭，直也。’鄭玄說：‘軫不庭方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軫而正之’。更加是望文生義，失其正詁了。現在我們知道不寧方就是不庭方，方字當作方國的方字解。那麼為什麼稱作不庭方呢？大雅常武篇：‘徐方來庭。毛傳說：‘來王庭也。’這就說對了！庭，廷，一字。古器物銘中說入覲者，都說立中廷。所以來庭，就是說立王廷的意思。那麼不庭方就是不來王庭的方國了。所以左傳隱公十年說：‘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，不貪其土，以勞王爵，正之體也’。討不庭，就是說討不來王庭的方國，是對的。但是為什麼又作不寧方呢？莊子山木篇：‘莊周反入，三月不庭’。又說：‘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？’又說：‘吾所以不庭也’。此三不庭，並當釋作不寧。定，泥，二紐本是同類雙聲。周禮考工記梓人職說：‘祭侯之禮，以酒脯醢。其辭曰：惟若寧侯，毋或若汝不寧侯。不屬於王所，故抗而射汝。強飲，強食，詒女曾孫諸侯百福！’這裏的不寧侯，正與易經的不寧方義近。古代的諸侯朝天子亦名歸寧。儀禮觐禮天子辭于侯氏曰：‘伯父無事，歸寧乃邦。’這同詩葛覃的

‘歸寧父母’，辭同義稍異。因為古代天子與諸侯有同一宗族者，不寧既然就是不歸寧，自然同不庭聲義俱通。所以不庭方，也作不寧方。那麼歸寧者，是報告這一方的安寧。不來王庭，自然就是這方國的不安寧。王弼以意爲說，也相當正確。在這一句話裏，可以看出古代的社會制度習慣。

**對揚** 這一個古代成語的意義也很複雜，難于考求。據作者研究，這一個成語同對越是一義的引申。同時與播揚，或播越，也有關係。此外尚有通播，與通逃；其次則是殷辟，與殷旋；乃至便辟，與便佞。在這一成語羣中，共有十幾個成語，都是互相有關係的。我們可以分爲字形與字義，字音，幾方面說來。詩經大雅江漢篇稱‘對揚王休’。古器物銘中屢見對揚二字。如靜旼上說：‘靜拜稽首，敢對揚王休。’頤鼎上說：‘頤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’。也可以省稱對，例如：遣作姞尊上說：‘遣對王休’。臺鼎上說：‘敢對公中休’。又可省稱揚，例如：小臣宅彝上說：‘揚公白休’。就對揚這個字的字形看來，都是像農民手裏拿着土產奉獻的形狀。最可注意的就是同旼上的對字：从辛，从又，又在伯晨鼎上，以斚字代對字。召伯虎旼作从𠂔，从丰。頤鼎上的對字仍舊是从斚省，从丰，从又。都像奉獻農產物的形狀。从又與从𠂔同意。所以揚字可以單作𠂔。例如晉侯旼：‘女揚伯遲父休’的揚字，就是如此寫法。而揚鼎上的揚字，作从𠂔，从玉；像兩手捧玉形。令鼎作从𠂔，从日。這是從孚字之省。所以小臣宅彝就作从𠂔从孚了。師酉旼作从𠂔，从女，从日，从玉。而君夫鼎的對字，也从女，从丰。我們知道這種制度，最初是女巫所作的拜舞。周代人所謂對揚，本就是六朝，隋，唐，人所謂拜舞，或舞蹈。其原始出於農人貢方物，與神巫跳舞之事。克鼎上的揚字偏旁作𠂔。頤鼎上的揚字偏旁从反𠂔，更像一人捧物的形狀。金文裏的對揚，在經傳上也作奉揚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：‘重耳敢再拜稽首，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。’尚書顧命篇：‘皇后憑玉几，道揚末命’。又說：‘用答揚文武之光訓’。這答揚，與道揚，遠不如奉揚之與古義接近。用奉揚解釋對揚，於音形義三方面都相合的。但再引申就是對越。詩經周頤清廟：‘對越在天，駿奔走在廟。’揚，越，雙聲。就這兩處的文義上說來，對揚是說對人的事，對越是說對神的事，與下文所論陟降引申爲登假之理同。據作者看，不止對越與對揚有直接關係，還有好多句成語都應該屬於這一羣的。再

說的就是播越，與播揚了。左傳昭公二十六年：‘茲不穀震盪播越，竄在荆蠻。’這播越二字，分明是播遷的意思。可是昭公三十年又說：‘我盍姑憇吾鬼神，而寧吾族姓，以待其歸，將焉用自播揚焉。’杜預說：‘播揚，猶勞動也。’兩處比較，也可以知道播揚就是播越。並且不止此而已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有幾句說‘夏氏之亂，成公播蕩，又我之自入’。以繁揚可以作繁蕩之例看來，播蕩實即播揚，也就是震盪播越。播揚可以作播越，對揚也可以作對越。揚與越是相同了，對與播是否有聲源上的關係呢？據作者看來，一定有關係。對字既可以作堯，或从堯省，或从丰，其古音必與奉字相近。故又可以作奉揚。而奉揚正是與播揚雙聲。對揚可以省稱對，亦可省稱揚，上面已經舉出證據。而對越與對曰，亦一義之引申。在尚書裏普通越字，粵字，都作曰字用；而對有曰義，曰也有對義；這就是對揚被人用作道揚，與答揚的原故。所以對字古代必函有奉答二字一類的重音。（這就是章炳麟所謂一字重音）現在有更進一層的意義出來了。播蕩既然就是播遷，於是同另外幾個成語又發生關係。尚書康誥篇上說：‘四方民大和會；侯，甸，男，邦，采，衛，百工，播民。大誥篇又作‘殷逋播臣。’播民自然同逋播臣相近。師旅鼎上也說：‘今毋播。’字作敘。于省吾釋作今毋遷播，甚是！播遷重言逋播，播臣實即播民，因知播即播越，播揚，播蕩，之謂；與對揚之省稱揚，稱對者，同理。逋播就是播蕩，還有其他證據。左傳昭公七年：‘昔武王數紂之罪，以告諸侯曰：紂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。尚書牧誓篇又說：‘多罪逋逃。’費誓篇也說：‘臣妾逋逃。’有了逋播一語，就把播蕩同逋逃兩句證明是出于同一語根的同類雙聲字。對揚既可作拜舞解，又寫作奉揚，與逋播一語也是同類雙聲的關係。逋逃其實就是奔走。詩經周頌清廟：‘駿奔走在廟。尚書君奭篇：‘小臣屏侯甸，矧成奔走。’這奔走二字，周公既作奔徒。字从彳，彑聲。奔徙二字皆從天。走字古音在端系，乃端精之變。奔走古音如奔逃。詩經小雅大東篇：‘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。’拜舞之引申爲播蕩，播揚，可以用簸揚一義作引渡了。於是我們進而說般辟了。說文：‘般，辟也。’以聲爲訓。漢書何武傳：‘所舉者召見。槃辟雅拜，有司以爲詭衆虛僞。’師古曰：‘槃辟，猶言槃旋也。’又儒林傳：‘而魯徐生善爲頌。’蘇林注曰：‘徐氏後有張氏。不知經，但能盤辟爲禮容。’段玉裁以爲般辟蓋漢人成語。儀禮大射禮：‘賓辟。’鄭玄注

云：‘辟，遂遁不敢當盛。’小戴記投壺篇：‘賓再拜受。主人般還，曰辟。主人阼階上拜送。賓般還，曰辟。’足證辟就是答拜的意思。在士相見之禮中所謂般辟，辟，般還，都是說雅拜，或拜舞。與覲禮中的對揚意義相近，同爲一語之引申。所以易經屯卦初九爻辭：‘磐桓！利居貞，利建侯。’磐桓一語，又是般旋的同類雙聲之轉。今人說播遷曰盤，這是於古有徵的。所以爾雅釋言說：‘般，還也。’般還即般旋。就此可知般辟之稱辟，般還之稱辟；與對揚之單稱揚，稱對者；以及逋播之單稱播者，都是一樣的道理。我們若以逋逃作這一成語的通行方式，那麼逋播或般辟是逋字，辟字，（按避即逃）的重言。逃遁或遯遁以及遯巡是逃字，或遁字，的重言。逃之與遯，或遁之與巡；都是端，知，照，或端，知，精；的轉變。盤辟再引申則爲便辟，與便佞。（見論語季氏篇）其實便辟即便佞，其音變之理，如逋播之與播揚。周代人所謂對揚，漢人謂之般辟，六朝人則謂之拜舞，或舞蹈。北史許善心傳：‘化及令釋之，善心不舞蹈而出。’隋書房陵王勇傳：‘旣而，舞蹈而去，左右莫不憫默！’因被釋而舞蹈以去，其音義皆與逋逃相近。從字音方面說來，般辟一語比之對揚還要古。揚字，旋字，還字，桓字，都是同類雙聲。拜字，舞字，般字，播字，辟字，也是同類雙聲。現在就要問對揚之轉爲奉揚，除上述字形方面的證據外，還有其他的證據否呢？方言卷三：‘儻，罷，農人之醜稱。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儻，或謂之罷，或謂之辟。辟，商人醜稱也。’這裏所謂商人，也可以說作殷人。而孟鼎上正是說：‘殷正百辟，率肆于酒。’與方言之說相合。左傳昭公七年：‘僕臣臺’。又云：‘是無陪臺也。’按僕臺，陪臺，即罷儻，並是美對之雙聲字。古代辟字函有罷儻二音，與對字函有奉答二字之音，是同樣的關係。田儻就是田畯，其聲變之理，猶奔逃之與奔走。方言既然說田儻是農夫，而詩傳，爾雅並說田畯是農夫。據此說來，儻就是有台氏之台。田畯即古之俊民。而尤字从允。尤字，台字，並从已。皆源于古代之己羌。故畯字甲文，金文，並作𠂇。左傳昭公九年：‘尤姓之姦居瓜州，’詩周頌時邁篇所謂：‘允王維后，’‘允王保之’，的允王。酌篇所謂：‘實維爾公允師’，的允師。以及公劉篇：‘幽居允荒’，的允荒。並指己羌而言。己羌即允羌，其所居之地謂之流州。不娶殷厥妾字从尤，从女。尤之與妾，如同羌之與姜。殷高祖，實古代己羌之公名詞。上舉對字，古有寫作从辛，从又，與辟字从辛也有相合

之處。甲文辟字皆从辛，或从辛。如前編卷四，頁二十八，片五：‘貞命咅咅’。後編卷下，頁十，片五：‘命作辟’。又如前編卷四，頁七，片五：‘壬申貞辟’。其字从卩，从辛。而从卩，从口，从人，的意義相同。辟是農夫之稱，所以百辟實即百姓。尚書立政篇：‘王左右常伯，常任，準人。’漢石經（釋釋所引）準人作辟人。立政篇又云‘任人，準人’。因知常任，即任人。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正有地名任人。杜預說在洛陽附近。常任既然可作任人，常伯自然可作伯人。漢志趙國有柏人。左傳僖公五年有柏國。杜預說在汝南西平縣。都是古代伯人所居之地。伯人，辟人，實一聲之轉。莊子天下篇：‘以此自心’。經典釋文引一本作任心。伯之變爲任，乃脣音三等字之顎化爲喻母者。高本漢謂任字中古讀喻母，可信。所以伯人，任人，辟人，並是一族之支裔。古文般服二字形近易譌。（詳王念孫廣雅疏證）服字甲文从舟，从卩，从又，像一人用手奉舟以獻。舟就是貢方物用的籃。與前說對揚二字之義相近。金文服字大部與甲文同。而說文古文作从人，从舟，省去又旁。宋人所得古器中，又有省去人傍，从又，从舟。這與般字形制更相似了。所謂服，就是侯服，也就是百辟。古代侯服祇有三等：即矢轡中所見的侯，甸，男，三服。孟鼎上也說到，殷邊侯甸。其字都作田。惟克鐘上作佃。足見甸即佃戶。詩經韓奕篇，‘奕奕梁山，惟禹甸之。’也是作田字用。儀禮中屢見侯氏，與甸人。在既夕禮中甸人與小臣並列。就是君奭篇所謂‘小臣屏侯甸。’方言卷二：‘自關而西，秦，晉，之間，物力同者謂之臺敵。’如此說來，臺敵即匹敵之義。匹敵與上引僕臺，罷儻，並是同類雙聲。足見臺敵，乃臺字之重言，與逃遁是逃字的重言同理。辟人，甸人，都是農夫之稱。其語出於一源。又準人之準，與俊民之俊，精照兩類相近。漢志太原郡有地名陵人。（音環，亦作山寡反，轉入莊系。）其源亦出于俊民，與田畯。所以照上文說來，其語根仍是貉貉二字。對揚既可以稱對越，故爾雅釋言說：‘越，揚也。’而方言以揚越爲一名。戰國策秦策三：蔡澤曰：‘南攻揚，越；北并陳，秦。’史記南越王尉佗傳：‘秦時已併天下，畧定越揚。’徐言之爲揚越；疾言之爲揚，或爲越。古代語言之詞類莫不出于名詞，而再三引申之，此其一例而已。

**陟降** 照上文說來，古代詞類以名詞爲其緣起，而名詞中以部族名爲最重要。陟降二字，也可以溯源于此。王靜安師已經把這兩個字提出來。我們把牠再擴充的

研究來。陟降二字，古音如步峯。原先可以分開用，其本義在甲骨文裏可以看出來。前編卷五，頁三十，片六：‘癸丑口賓貞牽𠙴比陟降。’這裏的陟字，像兩脚從梯而上，降字像兩脚從梯而下，大半是分用。散氏盤銘裏也是陟降分用。詩大雅公劉篇：‘陟則在巖，復降在原。’都是陟降分用。又甲文中常用涉字代步字。尚書召誥篇：‘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。’涉步並从步得聲，也可以用步字代涉字。所以說：原本陟降只作步峯，其音也自貊貉一語而出。其字又作陟恪。左傳昭公七年：‘叔父陟恪，在我先王之左右’。連用的例在詩經裏最多。周頌閟予小子篇：‘陟降庭止’。而文王篇稱：‘文王陟降’。與登降的意義相近。於字義尚未覺相差太遠。又如敬之篇的‘陟降厥士’，訪落篇的‘陟降厥家’，已經含有進退的意義在裏面了。然而在周頌嘵嘵篇說：‘旣昭假爾’，魯頌泮水篇的‘昭假烈祖’，大雅雲漢篇的‘昭假無贏’，雖然昭假與陟降字面大不相同，而意義上已函有陟降的語義。因為這一個詞原本是升降，于是引申爲神之上天，或下地。例如禮記曲禮篇：‘天王登假’，義同‘文王陟降’，與左傳的‘叔父陟恪’也相近。可見登假就是陟降。在尚書文侯之命又作‘昭升于上’，史記晉世家作‘昭登于上’而詩大雅燕民又作‘昭假于下’，由這昭登，與昭假，分上下之別，足證並出于陟降，而昭升就是昭登又可以知道。昭登與昭假是把登假一辭分開來用，而登假與陟降同義也可以說明白了。此外登假也作登遐。墨子節葬下篇：‘燼上謂之登遐’，桓譚新論作‘煙上燼天之謂昇霞’。登遐既可以作昇遐，後人說皇帝崩逝也謂之升遐，其意義與‘昭登于天’相同。這種風俗甚古。照荀子大畧篇，呂氏春秋義賞篇，都是說‘氏堯之虜，不憂其係累，而憂其不焚也’。正與墨子所說的‘儀渠之國，其親戚死，聚柴薪而焚之’，的風俗相同。可見陟降這一句話，從說生人的升降，轉到神人的升降，已經有相當久遠了。但是在莊子裏，把登假一句話的意義又變了。德充符篇：‘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’。大宗師篇：‘若然者，登高不棟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，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’。這兩處的登假，又是從昇霞的意義上引申出來的。那麼陟降一句成語原本就是升降，然後引申爲神之上天或下地，最抽象的作得道解。所以說登假於道。我們再詳爲分析：登假是陟降的異化，昭登昭假是登假的分化，昇霞是音轉。但是這一句話起源很早，與貊貉同一語根。本來陟字所从的

脚止都是向上的，降字的脚止都是向下的。可是到了金文裏，如宗周鐘的降字，作迺止一向一向上一下。再從其他方面去研究，還可以多明白這一成語的根源。我們在上文不是已經提出左傳昭公七年的‘叔父陟恪’，就是叔父陟降嗎？可是尚書多方篇又有‘格降于夏’一句，這格降二字，仍舊是陟降一語所出。堯典篇又有‘格于上下’一句，也是用格字作陟降的意思。假定沒有王靜安師說陟恪就是陟降，就不會有人相信格降一語也是從陟降而出。並且陟恪有上升之意，格降有下降之義。但是堯典篇說：‘格于上下’，又是用格字代陟降。在湯誓篇又說：‘格爾衆庶’，又說：‘格汝衆’，都把格字作到字用。這在金文裏更加顯著。例如：趨尊：‘王在周，各大室’，頤鼎：‘王各大室；’貉子卣：‘王各于呂；’虢季子白盤：‘王各周廟；’克鼎：‘王各穆廟；’這都是以各字作格字用。足見格降或陟恪，原先只作各字，便可。在甲骨文裏，已經有這種用法。前編卷五，頁二十四，片四：‘已未𠥃各若’。後編卷下，頁十九，片五：‘甲子，乙丑，各祖𠥃’。其字大都不从口而从𠥃。細察上述各字的用法，等于說來格。尚書皋陶謨篇：‘祖考來格’，厚趨鼎‘來各于成周’，可見尚書中的成語是有所依據的。王靜安師說殷高祖凌即山海經的帝俊，其實就是俊民（洪範「俊民用章」立政「三有俊心」）或田畯之畯。从𠥃之各字，乃取于凌字之下體𠥃。凌字就讀猶貉二音，所以凌字從來，从倒止。从𠥃，與从止義同。各字原先是部族名，所以从口作𠥃。高宗肅日篇：‘祖已曰：惟先格王正厥事；’西伯戡黎篇：‘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；’列子湯問篇：‘北國之人，韶巾而裘’；張湛注引方言云：‘格人帕頭’。這格人就是大貉，小貉，的貉人，古器有貉子卣，又有格伯段，又有鉏作貉伯鼎，以及洛水，洛陽，與潞國，都是格人之支裔。甲文或从彳作格，或从止从格作釐。（依小篆偏旁說，可以作从彳，从各。）按格人即格人，格王，而洛水，潞水，也就是這種人所住的地方。格之稱王，如矢王，呂王，匱王，穀王之例。伯人即貉人，格人即貉人。各字之作來到一義，原是說這種格人來了。格人來到，就有人保護。叔父陟恪，在我先王之左右，就是有保佑的意思。所以召誥篇說：‘天迪格保’。而洛誥篇作‘明保予冲子’。矢彝也說：‘周公子明保’。又多方篇也說：‘大不克明保享于民。’格保之作明保，如格降之作陟降。格保是倒讀。來格，格降，是重言。明保，是重言。又作臨保，是倒讀。因此知道步峯，原是貉貉的對音。陟降，陟恪，格

降，來格，與格保；明保，臨保，已經分爲二途。若溯其源，互有關係。至于昇霞，升遐，登假，昭假，真是引而愈遠了。

**無斁** 這兩個字也是一成語羣的代表。在這一羣中有無斁，與无眚兩個成語。無斁在詩書中也作無射。无眚在易經中又作无咎。甲文又有亡災，或作亡我。甲文災作災，我作戕。金文斁作𢂔，故與射字相近。詩經周頌清廟：‘無射于人斯。’振鷺：‘在彼無惡，在此無斁。’魯頌泮水：‘徒御無斁。’葛覃：‘服之無斁。’師讎殷：‘肆皇天無斁，臨保我有周。’毛公鼎：‘肆皇天亡斁，臨保我有周。’大雅思齊篇：‘不顯亦臨，無射亦保。’又說：‘古之人無斁。’其反面又可作有斁。例如：商頌那篇：‘庸鼓有斁。’參其語義，無斁。有無逸的意思。說无眚的。例如：易經震卦六二爻辭：‘震行无眚，’又如小過上六爻辭：‘是爲眚灾，’尚書堯典篇也說：‘眚災肆赦，’康誥篇：‘乃惟眚灾，’這都是反面的意思。于是无眚也可以說作有眚。例如復卦上六爻辭：‘有災眚，’无妄卦辭：‘其匪正有眚，’又上九爻辭：‘行有眚。’據上述的資料來考究一下，應該從最早的甲文說起。前編卷五，頁九，片三，有弗戕𡇧一詞。𡇧字从橫目，从交；交象正坐人形。似乎可以知道亡我，或是弗戕𡇧之省稱。又前編卷四，頁十八，片一；卷五，頁九，片三；並有不啻戕一詞。啻是𦵈字，从口與从人同。所以也就是𡇧字，也可寫作𡇧。總之亡我，亡災，並是不啻戕，或弗戕𡇧的省文。無斁，亡我，並當出於不啻戕，或不啻戕。但是有眚也作眚灾，或作有災眚。這樣看來，在甲骨文之前有災，有戕與亡災，亡我，自成一義。弗戕𡇧，與不啻戕，乃是混合亡我，與弗戕，不啻，二義而成的。現在就要研究弗戕，不啻，无咎，無斁，无眚，是什麼意義了？據作者研究，无眚就是無斁，有眚，就是有斁，同時也就是有咎，无咎。而且弗戕，就是不啻。我們先說這幾個字的一般意義。說文：‘眚，目病生翳。’‘𡇧，目視。’音如睹。甲文𦵈字，就是𡇧字，亦从戈作𡇧。說文：‘𦵈，勞目無精。’這三個字全都同目字有關係。再就字形方面去研究，也都是與目字有關係。甲文𡇧字从橫目，从交。這交字，照一般的說法，是从矢。例如毛公鼎上的𡇧字，就是从矢，从目。可是檮妃𡇧上的𡇧字，劉心源以爲是見字。就變作从大了。這同𠙴字一樣，原先都是从交，或从大，都是象正坐人形。後來纔變爲从矢。古人造字大都在發展的程途中的，所以字形不一致，這類例子

很多，當另文討論。我們現在所應知道的是𡇔字，睂字，下的交字，與牽字，都是人形。甲文見字也是从橫目下从人。靜殷上的‘靜學無斁’，字从橫目，从卩。象夙夜警惕的意思。惟有小子射鼎，作从目，从弓，从卩。吳大澂也以為是斂字。从弓與从矢之義相同，這就是斂每作無射的原因。但這個字本當作从交。交字象正坐的人形。我們可以再向古壘，古匱，裏去尋證據，用來作比較。古壘中有从縱目，从羊，的𠙴字；古匱有从縱目，从辛的𠙴字。這是根據丁佛言的說法。我以為都很可信。就這兩個字的形構上看來，从羊，从辛，與从牽同義。从羊就是从羌。从辛就是从有莘的辛。所以辟字也从辛。牽字呢？就是圉卒，牧圉，的牽字。所以說文一曰：‘俗語以盜止爲牽。’从縱目，與見字本从橫目，後亦改从縱目相同。圉人，牧人，就是周之祖先。高圉，亞圉，並見左傳，國語，史記。其實高圉就是高辛。這種圉人，古代很多。在東方的謂之東圉。後漢郡國志：洛陽縣東南有圉鄉，即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的東圉，圉之有東圉。如扈之有東扈，乘之有東乘，牟之有東牟，詩經大雅召旻的‘圉卒荒’，就是柔軟的‘贅卒荒’。又說：‘孔棘我圉’，如同說，‘犧犹孔棘’之比。都是說這種圉人或辛人爲災。而這種圉人，或辛人，都是羌人。睂之作斂，如同盧之作𧆑。無斁這一個詞最初意義，原是說沒有這種野人騷擾。甲文既說弗哉𡇔，例如今人說沒有𡇔人爲災。所以詩經魯頌泮水：‘徒御無斁’。是用其本義。以後纔引申爲不荒惰的意思。以矢射目，自然是象徵不荒惰。尚書洛誥篇就是說：‘我爲無斁’再用无眚一辭來比較一下，更可以明白。‘眚災肆赦’，也可以作眚裁過赦，(史記五帝本紀引)鄭玄正是說：‘眚裁，爲人作患害者也’。眚字與省字，生字，通用。再由字形上看來，省眚同字。公達鼎，公達殷，都說：‘省自東土，在新邑’。孟鼎上說：‘適省先王，受民，受疆土’。其字都是橫目上从卩。翟鼎，作册大鼎，並有‘既生霸’一語，而生字作橫目上从卩。則眚與生，又卽一字。而散盤的‘右省小門人’，宗周鐘的‘王肇適省文武’，鬲攸从鼎‘王命省事而已，卽號旅’，這幾個省字，都是从橫目从卩。可見从卩與从半相同。又從‘哉生霸’，‘既生霸’，二語看來，實函有初見，旣見，的意思。那末以眚字訓目病生翳，乃是反訓，例同亂之訓治。所以睂字亦訓目視，其音當如睹，羊益切乃顎化以後失去舌尖音。古語先生，同義。老先，卽老生。先生亦省稱生，如黃生，伏生之類。因知有眚，卽

有侁。臣辰盃末署𠂇字，即先族之徽幟。甲文中有先侯，前編卷二，頁二十八，片二：‘田于先侯’，先侯實即侁侯。（古器中姓字亦作𠂇，百姓亦作百生。因上說證之，百生亦即百侁了。）孟子萬章篇上：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’。呂氏春秋本味篇有莘作有侁。晉語四昭注，引皇皇者華，‘駢駢征夫’句，作‘莘莘征夫’。然則侁人，莘人，並是一族了。詩經大雅大明篇：‘大邦有子，俛天之妹。’但是這首詩中又說到：‘于周于京，饁女維莘。’足證俛天之妹，就是指有莘氏之女了。這樣一來，有侁也就是有俛，與从縱目从人的見字發生了關係。俛也可以從女作媿。古器有南姬作叔媿鬲，今本竹書紀年外王元年：‘邳人，侁人，叛’；而左傳昭公元年正說：‘商有媿，邳。’不是侁也可以作媿嗎？這縱目的俛人，也就是眚人，或侁人。宋玉招魂正是說：‘豺狼縱目，往來侁侁。’這從縱目从辛的暭字就是往來侁侁的有莘族。甲文暭字，諸家皆以爲眉字，其字亦从口作昔。據作者看，就是𦥑字，从戈則爲𦥑；从女則爲𡇔。而前編卷六，頁七，片五，有‘辛酉卜，王寢于𦥑’之文。其字从𦥑，从辛。按从辛與从戈同。既用寢祭，必是古代大部族之族祖。與殷高祖堯有同等資格。而甲文𠂇字，也可以從戈。說文以𠂇字爲勞目無精。敦煌本隸古定尚書說命篇：‘惟干戈眚厥躬。’因爲干戈而眚厥躬，與𠂇字从戈，而訓勞目無精，豈不是同一道理嗎？由此而知，𦥑亦部族名。又有从水的𣪘字。所以弗𡇔，無𡇔，无眚。不𦥑並是指部族名。亡咎之咎，金文作从人，从二爻向下，从口；就是𡇔字。所以咎字也就是𡇔字，𡇔人之說，上文已提到。金文有𦥑字，𦥑之與𡇔，𡇔之與𦥑，例同上舉俛之與媿，侁之與媿。所以無𡇔，无眚，不𦥑，亡咎，都是一部族之異稱。𡇔，𦥑，固然就是𦥑，𦥑，的對音。𦥑，𡇔，也是出于𦥑，𦥑，一語。來定兩種古代方言每有變化。例如有台之部，也作𦥑，也可以讀天來反。（史記周本紀三家注）由无眚一語再引申，其相對意義爲彌生，或作彌性。也是從實事抽象而出的意義。如陟降之與登假。詩大雅卷阿篇：‘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曾矣！’又毛詩傳：‘永命彌厥生’。齊子仲姜鑄：‘用求考命彌生’。以事理言之，无眚，亡咎，自然就是彌爾性，彌爾生了。

**𦥑𠂇** 這兩個字，與上述幾個成語，一樣都是出于𦥑𦥑一名。我們現在先從字形方面研究起始。甲文𠂇字，从見，从戈；亦作从覓，从戈；从覓與从見同是一字。又有作从𦥑，从戈的；足證這字原是从見，从戈；或从𡇔，从戈；而其字也可作从𦥑，从女如

嬪，其實就是媯字。嬪照字形看來，應該寫作嬪，或應作僕，也是古代的族姓。前編卷一，頁五十二，片三：‘己亥卜敵貞ㄓ旁于寅尹。亦ㄓ于媯。後編卷上，頁九，片五：‘貞之于媯’。又前編卷六，頁二十八，片六：‘戊申帚嬪ㄓ勿巳酉’。按蔑字原是从見作，縱目與橫目同義。現在就要探求見字的用法。見字在甲文裏，也是作部族名用。續編卷五，頁十九，片十五：‘辛巳卜帚不于見’。這見字从橫目，上有眉，下从人。似爲人名。古器中有南姬作叔媯高。字从女，見聲。倪族即侁族，上文已經說過。侁人即有莘。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：‘古有娶國’。古器有弔伯作亲姬。鬻人壺。足見辛氏是古代的族姓，然後轉爲國族名，或人名。所以叔向父殷有婢姓，爻爵有梓字可知梓人或婢姓，即侁人或莘姓，倪人或媯姓，而僕人與媯姓也同時肯定其關係了。甲文𠂇字也可从戈作𡇁，這是大家都承認了的。于是金文的媯字，就是甲文的媯字，也可以推知了。姓與媯姓，據上文說來是同部族。而現在又可以知道媯姓，媯姓‘也是同部族。文王娶有莘氏女，而周之祖先原本也是辛族。按高圉即高辛，所以有辟施之盟。詩小雅魚藻：‘魚在在藻，有莘其尾；王在在鎬，飲酒樂豈’。鎬即周之鎬京，莘即辟施之盟。左傳宣公三年：‘石癸曰：吾聞姬姞耦，其生必蕃’。又襄公十年：‘瑕禽曰：昔平王東遷，吾七姓從王，牲用備具；王賴之，而賜之辟施之盟’。杜預云：‘盟赤牛也’。而魯頌閟宮也說：‘享以辟施，是饗是宜’。這都可以證成周是出于辛族。又左傳哀公十三年：‘魯將以十月上辛，有事於上帝，季辛而畢’。禮記郊特牲：‘於郊，故謂之郊，牲用辟’。又云：‘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日以至’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：‘有神降于有莘。王曰：如之何？內史過曰：以其物享焉！其至之日，亦其物也’。可以說明有莘的氏族神是辟牛；而周、魯，同用此物者，必其祖先原出於辛族之故。叔向父殷有辛姬，與詩大明之說正同。莘 邶，並稱已見前引竹書紀年，及左傳。而鄖即禹貢篇，東過洛，汭，至于大伾之伾。其字亦作伾，作伾，見說文。原本當作丕。古器有莘丕叔卣，其中有寃子。可見丕氏與見氏的關係，就是寃氏與伾氏的關係。也就是伾氏與侁氏的關係。這寃字就是寡字。毛公鼎，父辛卣的寡字，並作寃。从見與从寃同。古代中國兩部族同組的國家。如韓，魏，曹，晉，皆是。周人爲姬，姜，兩族共組之國族。特牛實姜姓之圖騰。而古代實有辛人，與見人，所共組之國族。所以合則爲親，分則爲寃。‘史懋壺’，親字从

「作穎。」古器有寡子卣。淮南子齊俗訓：「辟若倪之見風，無須臾之間定矣。」高誘注：「倪候風者，世所謂五兩。」許慎說，倪作続，也說是候風者。楚人謂之五兩。詩經齊風南山篇正是說：「萬屢五兩，冠綏雙止。」足見五兩之說甚古。倪氏原是「勞人艸艸」的候風者，不是與「往來侁侁」的侁氏同其生活嗎？我們在上文已經證成倪氏就是以干戈備厥躬的虩氏。可知虩姓部族甚多，自古以來與戌卒同其勞苦，故戌字亦从人，从戈；而僕字則从覓，从戈。在金文裏這個字寫法不同，大半加一禾字在裏面。列如庚贏卣，尤盤；而又卣省戈旁，从苗，从林；受尊省戈从覓，从木；其他各器，大都與甲文相近。可是已經沒有从女作的𡇉字了。從从木，从禾，从林，一點上看來，恐怕𡇉字之中，已函有秌字的音。（古書中一字重音之證，自章炳麟以來證據已多。）金文中的曆字，照小篆的形構，應該从厂，从秌，从曰。而在器物銘裏又有从林作的。而从曰，也有改从口，从田的。例如：師遽尊，虢卣，曆鼎，曆盤，中所見。其他諸器，也大都从秌作。大概甲文的𡇉字，蔑字，每字中各有蔑曆二字之音。金文从禾，从木，从林，之體合于从二聲的例子。可見蔑曆二字起來比較晚。二字可以連用。例如：受尊說：「受僕曆，」趨尊說：「趨蔑曆。」但是這一成語，又可分用。如：庚贏卣說：「王翦庚贏曆，」尤卣說：「王蔑尤曆，」又如師望鼎作：「多蔑曆錫休，」白懋父段又作：「小臣謙蔑曆」據作者研究，古器物銘中的蔑曆，如尚書中的「揚曆」盤庚下篇今文：「優賢揚歷。」「左思魏都賦用其事曰：「優賢著于揚歷。」揚氏即成鼎揚六師，殷八師之揚。毛公鼎：「佳是喪我國曆。」案蔑曆，揚歷，同為國曆之一。引申作動詞用，就是說免去勞苦的曆程，可以安享榮樂。所以古器說蔑某人曆之後，都有所賞賜。證以倪之見風，與往來侁侁兩事。足見蔑曆一語兩有二義。其反面實即今語退休之意。於是蔑視，與蔑如，二語也由此引申而出。

**權輿** 這一個成語為什麼作始字解呢？詩經秦風權輿：「於我乎！夏屋渠渠；今也每食無餘，于嗟乎！不承權輿！」又說「於我乎！每食四簋。今也每食不飽，于嗟乎！不承權輿！」這兩個權輿，毛傳都用爾雅義，說始也。此外解者不一。錢大昕用孫星衍說，以為爾雅釋艸「其萌，蘤蕩；」就是說文艸部；「蔓，灌渝。」說文解云：「蔓讀若萌。」足證許慎是取釋艸的說法，以為灌渝即蘤蕩。艸木的萌芽，就是蘤蕩，或省艸作灌渝。正是權輿的對音字。所以大戴記誥志篇說：「孟春百艸權輿，」揚雄羽獵賦也說

‘萬物權輿於內，徂落於外。’我們承認蘿蕩，灌渝，權輿，同義。但是以蘿蕩為萌芽，引申之以萌芽為始，這也很對！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原始人為什麼稱萌芽作權輿？是否有其他一語詞的分化關係呢？我們要更進一步去討論其究竟。郭璞雖然把蘿蕩兩個字分讀，可是他又注着：‘然者萑葦之類，其初生者皆名蘿。’分明以蘿蕩作萑葦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！照甲文看來蘿字萑字同用。爾雅釋艸裏又說到‘蘿，艾蘭；蕩，蕪蕩；蕩蕩’。而子釋蕩字，又說是海藻。可見動植物名中有許多種以蘿或蕩為名的。這一點，就可以說明蘿蕩二字必定別有根源。經典釋文：‘蕩音徒南反。蕩之轉為蕩，是定紐顎化後轉為喻紐的緣故。其他物名中還有以蘿蕩二字作語源的，爾雅釋鳥：‘鶴鵠，鵠鶴，如鵠；短尾，射之，銜矢射人。’鵠音圓，而蕩音徒南反，足證鶴鵠，蘿蕩，同一語根。說文：‘蕩或从尋作𦥑’，楚辭離騷：‘求矩讐之所同’，今本讐作𦥑。𦥑字从𦥑，與蕩字从𦥑同例。而爻，蔓，二字，同類雙聲。因為讐字中函有蕩，尋，二音。蕩字中也函有爻，尋，二音。尋之有徒南反，如蟬字之有徐心切，音如尋。由此再去搜索，因而想到左傳哀公元年：‘昔有過，澆，殺斟灌，以伐斟鄩’；史記吳世家作‘殺斟灌，以伐斟尋’；應劭漢書地理志注作‘斟灌，斟尋’。作者認為就是史記夏本紀贊的斟戈氏，斟尋氏。灌說文作鄧，與鄧字都是後起字。在古代只作𦥑。御尊有地名𦥑亭。可見𦥑，尋，原本是部族名，亦作灌，尋。照後來的字例，當作鄧，鄧。並且左傳定公四年‘殷民六族中有長勺氏，尾勺氏。勺之與斟’實是一物之異名。所以應劭又作斟。斟，勺，斟。不是一物之異化嗎？有大小之異而已。此一族，實即古之召族。其字甲文，金文，大體都象兩手以勺向甌中取酒的形狀。古器物中有最著名的召卣。召字實象勺形。灌，鄧，就是戈，尋。與爻，尋，也是對音（見匱類近。）而蘿蕩的蕩，本函有爻，尋，二音。所以又稱長勺，尾勺者，乃是形容其柄之長。據郭璞說‘蘿，艾蘭，蔓生。蕩，一名海蘿，如亂髮，生海中’。與長勺，尾勺，的意義也相合。再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：‘鵠鵠來巢。’經作‘鶴鵠。’而公羊傳作‘鶴鵠。’又昭公二十一年：‘衛公子朝救宋丙戌，與華氏戰于赭丘。鄭翻願為鶴，其御願為鵠。’杜預注‘鶴，鵠，皆陣名。這裏的鶴鵠，與上舉的鶴，鵠，並與蘿，蕩，同一語根。我們已經知道上述許多對音字，都與觀，扈，同族，或出於此一語根。左傳昭公元年：‘夏有觀，扈。’墨子非樂篇上作‘武觀’；國語楚語作

‘啓有五觀’；而五子之譜，原當作扈子之譜。所以詩經商頌長發作‘章，顧，既伐；昆，吾，夏桀。’殊不知觀扈，昆吾，並出於工巖，也作攻敵。這工巖族，是最早出現於古代中國的文化舞台的。貊貉族雖古，那時文化極低。在殷代初年人，直至殷，周之際，還只知工巖族為最早的部族。因而引申為一切物事的原始之稱。所以方言說：，奮，始也，奮，化也。’

上舉幾個成語，不過是其中很少的例子。原文有四十幾個成語羣，預備在古代語文史論中發表。而古代語文史論，乃是站在語文學的觀點上，再為古代宗族移植史論作補充的資料。這一篇文章，應該發表在古代轉語考之後。不過古代轉語考有許多表，且字數較多，稍待纔能整理出來，隨後就可以發表的。古代轉語考分三個主要成份：即貊貉轉語考，工巖轉語考，顓臾轉語考，三部分。這三個轉語，出于古代三個主要部族，在地理上有三個文化中心，這三個文化中心，在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中都已經說過。本文中如權輿一語，出於工巖轉語；陟降，蔑曆，直接出於貊貉轉語，對揚，無斁，間接出於貊貉轉語；不廷方一語，也與貊貉轉語有關。作者這幾年正在有計劃的探討中國語的原始形態，希望海內外同好有所指示。

本文中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的：第一，古代許多語詞都遠源於名詞，而名詞中以部族名為最重要。這在貊貉轉語考中已經得到充份證據。第二，古代部族名之轉為其他名詞者，以古代地名之間接引渡者為最多。即在本文中，也可以約略得知一二，其詳見於拙著古代地名學。第三，古代轉語之異化，同化作用大體以重言，倒讀，二種為歸依。而音理之轉變，以雙聲為幹，疊韻為枝。中國古代語詞中雙聲，疊韻居多，大抵皆自名法所演繹而出。早期之甲骨文，次早之金文中，皆少見。殷代及周初文字，尚不能盡量表達中國古代語之內容，至詩經時代，始大量在文字中出現。所以古代語詞之本身，就是一部古代史，而且是最可靠的古代史。其詳見拙著言語古物學。第四，本文的方法由搜集成語羣開始，這是王靜安師開其端的。於這一成語羣，與另一成語羣之比較研究中，纔能把許多不連貫的事實集合攏來。按照這四個論點，在本文中仔細考察。敬質正於讀者，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啓示！

一九四九年，十一月，一日。 作于廣州國立中山大學之平山堂。